

卷五
十三

青學齋集

青學齋集卷十一

新陽汪之昌

孟子折枝解

孟子梁惠王篇爲長者折枝攷說文斲斷也从斤斷艸
今字通作折枝木別生條也陸善經云折枝折艸樹枝
望文生義而朱子集注竟本之謂以長者之命折艸木
之枝雖字誼未嘗不可通然玩孟子此語不過形容事
之易爲草樹之枝安見當前之俯拾卽是乎四書質疑
以折枝爲扶杖二字之訛謂篆文折枝與扶杖形近易
混尤屬臆造案趙氏注折枝謂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禮內則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
疴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卽案摩屈抑枝體與折誼正
同明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爲故下文曰是不爲非不能
劉熙注案摩不爲非難爲與趙注脰合後漢張皓王龔
傳論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折枝係之長者
似非折艸木之枝古支肢枝字本通用易文言暢於四
支虞翻注四支股肱也是支通作肢大雅文王篇本支
百世左氏莊六年傳引作本枝百世衛風芄蘭之支說
文引作芃蘭之枝支解公羊傳作枝解均可爲證告子
篇無或乎王之不智彼以或爲惑猶此之以枝爲支亦

音同通用之例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
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張鷟朝野僉載薛稷等舐
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咸以折枝與舐痔對舉而言則
案摩手節之說較長後漢書董卓傳注李燮傳注折曲
也國策西周策注折屈也屈曲於案摩義亦近陸筠翼
孟音解以折枝爲磬折腰枝謂斂折肢體爲長者作禮
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其解折字與趙氏異而以枝爲
枝體雖一就子弟言一就長者言誼則同也要之以折
枝爲卑幼隨時隨地可爲之事不煩他求方與上文挾
泰山以超北海難易正相反庶合孟子當時罕譬之旨

故竊以趙氏說爲允

齊人伐燕年代攷

孟子記齊人伐燕係諸宣王時史記則以爲湣王時年代絕不相同黃氏曰鈔謂兩次伐燕梁惠王篇宣王問伐燕者爲燕易王初立齊取其十城之事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伐燕但稱王者爲湣王伐燕噲子之事然宣王明言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孟子勸其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豈區區取十城之事耶又言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案樂毅述燕報齊之役云故鼎反乎厯室齊器設於靈臺亦與孟子所言相應斯時之燕非滅而

何王懋竑白田雜箸以梁惠王篇之宣王皆後人諱孟子事湣王者所追改惟公孫丑篇但稱齊王者爲原本而國策又因孟子而改無論其信史疑經卽就史記而論旣以伐燕屬之湣王而齊世家湣王四十餘年中何以絕無一語及於伐燕六國年表湣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未嘗有一言及之甚至燕世家全錄國策其云燕噲立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者亦仍其舊旣與年表蘇秦傳不符而下文又突入諸將謂齊湣王伐燕云云一篇之中忽宣忽湣似不知燕噲之世當值齊何王之年而攷伐燕者猶欲據以是正孟子是亦昧昧於齊之

年代矣攷紀年載齊田成子襄子莊子悼子太公和侯
剡桓公威王宣王合之湣王襄王王建凡十二代與莊
子肱篋篇謂田恆弑其君十二世而有齊國之說脗合
史記漏敘悼子侯剡二代故威宣之立各移前二十二
年而湣王增至四十年遂使伐燕之事出自宣王者亦
復移就湣王攷孟子傳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
是史記謂七篇之書固孟子當年所手定其於問答伐
燕之齊王一則曰宣王問取燕再則曰宣王問諸侯多
謀救燕爲宣王甚明索隱引紀年周慎靚王元年書齊
威王薨子宣王立其明年魏惠成王薨其明年爲今王

元年又二年而燕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
元年齊師殺子之醢其身據紀年則伐燕在齊宣王卽
位之七年國策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
又孟軻謂齊宣王伐燕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
之然則以伐燕爲宣王事不獨孟子竝見於先秦古書
且確有年代可稽以較史記以爲湣王者是與否何待
辨哉

汝漢淮泗注江攷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汝漢淮泗自爲四水無
疑注江並承上四水爲文則禹所爲決排而注之江必

埽有注江之道所在漢趙岐注孟子未嘗致疑可證後人求之未審或謂此但作文取字數以足對偶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未可據之以求禹迹案疏九河淪濟漯具見經傳可攷何見注江之水別爲假設以便文至於吳之邗溝近人咸謂但引江注淮而非由淮注江攷墨子兼愛中篇敘禹治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與南夷之民墨子亦周季古書與孟子文大同縱非目擊神禹舊迹要必各據當時傳記攷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此漢入江之見於經者汝

水雖不見禹貢水經以爲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而淮泗則禹貢各有明文後人以漢云入江與孟子注江之文正合卽入江之漢以例孟子之汝及淮泗之水還證諸禹貢終覺其不可強通而各爲埵會竊嘗攷之說地諸書而恍然於孟子所謂汝者非天息之汝所謂淮者非桐柏之淮所謂泗者非陪尾之泗固與漢皆注江之水也續漢郡國志云豫章郡有臨汝縣臨汝云者大都以邑臨汝水之上得名今南昌有汝水卽盱江也西北流入湖漢則所謂汝乃湖漢也淮者地理志引桑欽說淮水北入江今江南之青弋江合桐水注丹陽湖

又自丹陽北入江過今地數郡卽所謂淮也泗者海內
經有之泗出吳過胡陵東南入東海或以爲洙泗之泗
者非洙泗在魯不應曰出吳且不入東海漢廬江郡胡
陵邑南有白湖卽巢湖巢湖有四源西曰肥水東店阜
河三叉河柘皋河皆注巢湖又自巢湖入江此卽所謂
泗也亦卽禹貢之北江然則孟子所謂注江之漢固卽
禹貢之漢注江之淮泗不必卽禹貢之淮泗若汝則并
非水經之汝矣禹貢之漢可以注江淮泗無由注江卽
見水經而不見禹貢之汝亦無由注江而孟子所舉之
汝漢淮泗固無一不可以注江何必改易孟子之文以

遷就哉

玉縉謹案或謂云云
係朱子偶讀漫記說

放勳曰解

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曰疏又言放勳有曰集注放勳本
史臣贊堯之詞而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堯言勞者勞之
又云蓋命契之詞孔傳以放上古之功化釋放勳卽史
臣贊堯之謂又謂堯言云云則讀曰如字案趙岐注放
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
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
加德惠也是趙以勞之來之廿二字乃孟子約舉放勳
憂民之事未嘗以爲放勳命官之詞孫奭孟子音義出

放勳方往切日丁音駟或作曰誤然則放勳下一字是
日月之日而非音越之曰特日與曰形本相似經傳中
往往淆誤如易大畜曰閑與衛釋文鄭人實反則本作
日閑大戴禮夏小正時有養日洪震煊夏小正異字記
程榮本日作曰皆其證孫奭上音義疏謂孟子一書由
炎漢之後盛傳於世岐雖生近東京之季旣爲孟子作
注當據善本案孟子校勘記注堯號也廖本攷文古本
號作名攷史記五帝紀弟放勳立是爲帝堯索隱堯諡
也放勳名堯典馬融注放勳堯名白虎通爵篇中候曰
天子臣放勳據御覽中候此語爲堯告天文律以君前

臣名大義自稱放勳則放勳爲堯名無疑路史陶唐紀
拼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卽據孟子立文則作日而非曰案自當堯之時至而
暇耕乎約舉禦災教民數大端原非徵引經文凡以見
聖人無一日弛其勤民之事實無一日息其勤民之念
焦循孟子正義言旣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勞
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已也又從而
振德之日字與又字相應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新同下
聖人之憂民如此緊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
放勳轉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焦說誠

塙卽證之七篇若雖日撻民日遷善言日者甚多此放
勳日勞之來之與左氏宣十三年傳無日不討國人無
日不討軍實文異意同反言之曰無日不正言之曰日
孟子蓋極言放勳之勤民耳毛晃增韻反以日字爲誤
是所謂以不誤爲誤者若王柏以勞之廿二字割補虞
書在寬下直以爲命契之詞又以誤本孟子而更改尙
書古經已

降水者洪水也解

孟子滕文公下篇降水者洪水也以洪水釋降水亦見
告子下篇竝云水逆行謂之降水申明降水命名之由

趙岐注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卽據孟子
原文爲說而孟子謂洚水卽洪水當是古經說之僅存
者正可見古時說經大要在音義文字之間案說文水
部洪洚水也从水共聲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从水夆
聲共聲夆聲古音同在第九部段氏玉裁謂許氏以洚
釋洪孟子以洪釋洚是曰轉注洚爲水不遵道水無有
不下是下爲水行常道不遵道故爲逆行爾雅釋詁洪
大也洪字从水當以水大爲本義堯時橫流汎濫水勢
之大可知洪水之稱殆以斯竊謂洚洪二字古讀音本
相近周書洪範鯀陞洪水熹平石經作鴻水荀子成相

篇禹有功抑下鴻楊倌注鴻卽洪水是洪得通用鴻而
淮南子精神訓頌濛鴻洞高誘注鴻讀子贛之贛說文
貝部贛賜也从貝贛省聲又部贛繇也舞也从又从章
樂有章也𡗗聲據段注本是洪鴻通而鴻可讀贛贛从贛省
而贛本从𡗗聲例以洚亦从𡗗則洚與洪古讀音必不
甚相遠禹貢北過降水鄭康成注今河內共縣北山共
水出焉又云降當讀如郈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
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耳鄭言降共聲
轉此又方語可憑而洪从共得聲洚與降雖一从水一
从𡗗攷水經河水篇云不遵其道曰降與說文洚注同